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四十一回 楊么入宮諫天子 高宗因義釋楊么

話說楊么、郭凡趕忙上前，將馬震拖住，一徑到家，適值主人也回，遂同入堂中。此時已是更餘，郭凡自同馬震到房，細細說知利害，不要連累哥哥，明早大家回山。馬震方才定性。不一時裡面送出酒餚，另有一份送入房來，馬震便自吃著。郭凡走出堂中，三人飲了半晌。郭凡說道：「小弟連擾宅上，心甚不安。今敵友無意求謀，明早即便告辭。」主人道：「二位在此，甚是慢褻，怎說擾字。客長既將世情看破，無意營求，也宜趁此湖上風光，正好開懷領略。老朽屈留二位在此，過了佳節去也。」楊么謝道：「承賢主相留，只得過節去也。」又飲多時方散。郭凡背裡埋怨道：「哥哥怎便許住？有這撒潑人，怎好停留？若再住時，恐怕要作出事來！」楊么道：「也不爭這三四日，我自吩咐他不妨。」郭凡只得聽從自睡。到了次日，楊么帶領二人到湖來遊玩。不覺已到節日，主人自備酒餚與二人賞午。飲到中間，楊么忽歎息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江山半屬他人，既不能恢復，亦宜作偏安計。怎還是這般閒遊，奢華靡費？使民間效尤，將來東南豈得安枕？」主人聽了，點頭道：「這幾日二位可曾進城去走走？」楊么道：「這幾日只在湖上閒遊，並不曾入城。」主人道：「這便不曉得宮內事情了。」楊么忙問道：「宮內有甚事情？」主人道：「前日宮裡遊賞入宮，御體欠調，各醫院看遍，並無奏功，十分沉重。舉朝驚惶，一面著諸官祈禱，一面出榜求醫。若能醫愈，願賞者千金，願爵者受爵。我正要與郭兄說知，若醫愈時，富貴在邇。」郭凡道：「我的醫術，入眼知生死，到手可回生。只是我如今有事，明早准要起身。」楊么聽得滿心歡喜，因說道：「有些醫術，不聞則已，今聞沉重，不思救痊，豈是醫家割股之念？」況且你我在於此，尚居宋土，尚食宋粟，若置之而去，於心未免有歉。還是去醫的是。」主人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客長出言，句句忠良，實出於天性。老朽焉得不為拜服！」說罷，各開懷盡醉而散。楊么遂囑著馬震，與郭凡細細算計了一番。

次早郭凡獨自入城，走到朝門外，果見掛著榜條，遂近前去細看。只見上寫的是：

天下至尊者，莫若君父。父有訓育之恩，君有覆載之德，則感恩德者必思圖報。然訓育不能成令名，覆載而能主萬類，兼而有之，故稱君曰天也。是以六合萬姓，莫不喜天清而愁天晦。朕自五月朔，遊幸西湖，君臣皆樂，萬姓同歡。不意回宮，忽為二豎五內作侵，以致四肢百骸，倍增苦惱。醫士搜名方於古冊，群臣禱禱於神祇。病人膏肓，百無一效。因念大地山河，豈乏奇能術士、隱逸高人，懷斧斤劈豎之手，奏回生七箸之功。苟有其人，速揭榜入朝。武士搜簡詳明，近臣引至近榻，切視病源，會同諸醫，商酌審藥，以示朕躬。痊癒之日，賜以千金，授以重爵。特此榜諭通知，須至榜者。建炎三年五月日

郭凡看完，即用手來揭。早有武士上前問道：「你這漢子有甚醫術，便來揭榜？須說明白，然後搜簡引入。」郭凡道：「我郭凡讀盡醫書，手可回天，才敢來揭榜。」內中有個武士聽了，忙問道：「你可是住在仁和縣，綽號賽盧醫的醫生郭凡麼？」郭凡笑道：「我便是賽盧醫了。」武士道：「怎一向不見你在城中醫人？」郭凡道：「我出外施劑多年，回來不久。因聽見出榜招醫，想圖富貴，相煩不阻。」武士聽了大喜，遂將他身上搜遍，引他入了朝門，又去與內臣說知詳細。內臣一面入奏，一面將郭凡引到宮門。便有旨出來召入。郭凡遂整衣屏息，同內臣低頭走進。只見高宗睡臥龍床，呻吟叫苦，兩旁宮女不離。早有內臣傳旨道：「聖躬就枕，醫士免朝，須膝行近前，細視脈息。」郭凡承旨，膝行俯伏近前。宮女遂將高宗左手舒出攪來，郭凡忙用指按切了半晌。宮女又將高宗右手舒出，郭凡又細細診視完。遂俯伏奏道：「陛下龍體違和，蓋因日處深宮，遊幸中暑。諸醫誤認受寒，又懸擬酒後縱欲，將燥熱之藥妄投，以致邪火上炎，頭昏目眩，燒燬四肢。臣今用劑，先清邪火，後消暑毒，徐徐靜攝，便可立愈。乞陛下先命近侍啟慢揭被，除去包幘，然後進藥。」高宗昏沉中忽聽了這番言語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寡人欲喜清涼，無奈諸醫皆言宜暖，幾欲使寡人披裘擁火，十分煩悶。今聽卿言啟慢去被，一時覺得清爽。宮女可快為寡人撤去，以便進藥。」宮女一面撤被啟慢，一面著郭凡到眾醫院處商議用藥。郭凡只將幾味寒涼清劑，使內臣送入。諸醫看了，盡皆吃驚，也有說是的，也有說不是的。郭凡只是暗笑，等候裡面消息。果然藥用當而通神明，高宗吃了這兩劑藥下去，便不煩躁，只沉沉熟睡。一時娘娘、妃嬪、采女盡皆歡喜，忙傳旨著內臣留住郭凡，伺候用藥。一連三日，將高宗一團邪火暑毒，清掃得乾乾盡盡，便能起居。高宗大喜。郭凡遂乘機奏道：「陛下只因醫臣無變理之才，不審輕重，不究病源，妄用君臣，以致毒火流行，身心向背，內外欠調。今幸粗安，急須固本。據臣愚見，乞陛下移居外宮，靜養調攝，目無愛好。臣昔得異傳，彩尋百草，名為導引祛金丹，服之可以固元護本。乞賜臣出去彩尋，按方處制，以願陛下早痊，不識可否？」高宗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卿既有此靈丹妙術，可速彩尋制合。朕自移宮別居可也。」郭凡遂領旨出宮。一時內臣並護衛諸臣，盡皆禮敬，相送出到外廷。外廷各官，俱來叩問聖體如何。郭凡一一對答，並說採藥之事，方走出朝門外來。

走不多遠，早見楊么立在僻處，便丟個眼色。楊么遂跟在後，不一時走出城來。郭凡方讓楊么前走，到了空僻處，將醫治高宗，並領哥哥算計，今已移出外宮說出。「只不知哥哥如今又要怎麼？」楊么聽了滿心歡喜，道：「我沒別事，只要見他一面，痛說一番，便回山寨。」郭凡聽了大驚，道：「這個如何做得？實不便進去。」楊么笑說道：「你只依我，如此這般，只回去不要在馬震面前漏出一句。」郭凡點頭應允。到家馬震見了，便說道：「兀地線斷，哥哥火的恁跳，哄騙幾多鳥男女的賞賜？快叫老馬吃個快活！」郭凡只背著臉忍笑。楊么也忍笑說道：「郭凡是舍手傳名，豈貪利物！我自請你。」遂叫郭凡去買備酒餚，吃了過夜。

次早楊么另是束扮，各吃頓飽。郭凡手提藥籠，先自出門。楊么與馬震說了幾句閒話，忽說道：「郭凡帶了藥籠，又入宮去，必有兩日耽延。他去得忙急，我有話不曾與他說。我今趕去，說了便來。」遂出門急走而去。馬震見他走得急遽，便動疑道：「兀地怪鳥般亂跳！可知恁賊醫沒好心。只昨日笑的煞怪，便似那日觀了婆娘般。敢撈恁賞賜，勾跳去搗春，作強盜勾當，瞞丟灑家，鶻骨大事。只趕跳去，不靜靜地，給他兩板刀散伙！」便跨入房，將刀塞入衣底，大踏步追趕。不二里，早見楊么在前同著郭凡而走，便滿心快活道：「猜個著，休露他眼胡賴。」遂遠遠尾著。只見他二人不走大路，只往亂草深處，一遞一個彎腰往藥籠內亂塞。不一時，楊么背了藥籠，郭凡在前，找上大路竟走。馬震看得大笑道：「兀地兩怪鳥，恁會耍！沒見處兀便顛倒沒尊卑，只顧呆鳥恁地躲！」便又跟尾。

楊么、郭凡入城，回到朝門外，早有內臣看見，忙接道：「官家移居便宮，正等得不耐煩，著官兒們各處找尋不著，來得正好。」便攜著郭凡同人。郭凡道：「今早我主僕入山彩尋奇草，因他腳腿不便，故此來遲。」內臣忙攔住道：「他進去不得。」郭凡道：「他跟隨多年，深知藥性，丸合煉丹，卻少他不得，故此帶來。只不使他到官家面前便了。」內侍聽了，便不攔阻。楊么便裝著一步二拐，腰迭臂掖的走在後。卻偷眼斜看，只見兩廊武士、殿閣文臣，十分威赫。不一時彎彎轉轉，引到便殿來。內侍道：「你只站立僻處，候郭醫官見過了官家，去同丸合。」楊么只得立住。郭凡入內，只見許多小內侍服事高宗上坐龍椅。龍案兩旁，左邊書史，右邊寶劍。郭凡連忙俯伏。高宗見是郭凡，一時天顏大喜，說道：「朕今移居在此，頓覺清潔，身心無病。賢卿不獨明醫，亦且明理，古稱良醫，不過如是。只不知可曾彩得百草來否？」郭凡奏道：「臣已彩尋俱備。見過陛下，即入丹房修煉進呈。」高宗大喜道：「若得服此靈丹，霍然如舊，當賜卿醫院大使。」

說未完，忽見勇漢突走近前。高宗忙撫劍急視，喝問何人輒敢至此。楊么道：「進諫君父。拜而後諫，禮也。」便撲地拜完，起身說道：「陛下不必驚恐，率土之下，莫非王臣。臣非別人，臣乃湖廣洞庭湖楊么。楊么出身微賤，賦性忠良，蹇遭宋運之末，奸臣用事，屢被折挫，驅入湖中，只得招納賢豪，聚眾自固，誅奸戮佞，蓋有餘年。近見宋室瓜分，金人北據，么得全楚，眾人無不擁立以成鼎足。誠恐天命有在，不敢草率自尊，遺誤後世。是以悄悄入臨安，私觀君臣作用。孰知在廷臣子，以退避為得計，倡和議為愛君；近信讒言，棄父兄於沙漠，遠忠良於草野；日擁吳姬，湎於酒色；將西湖為行樂之場，得染沉痾；棄社稷之重，忘君父之仇，為君而若是耶？君有過而諸臣盡默，為臣而若是耶？使楊么目擊，憤懣橫胸，暗使郭凡進醫，得見陛下，直諫君非，暢快心

胸，實非荊軻、聶政之比。君能悔過，遠讒去佞，近賢用能，挽回宋室，么即歸湖，作名正言順之事。」說未完，響鐵之聲聞入內外。楊么大笑道：「我楊么豈是畏死？又豈易為人所擒？然直諫而死於此，彰君過也。」說罷目視郭凡。高宗先前突見，即舉寶劍欲砍。忽見下拜稱臣，便就住手。忽又見說是楊么，便又欲砍；卻聽得他這段敢諫忠言，不避誅戮，不勝驚喜道：「朕已過矣，孰謂楊么盜賊！具此忠君愛國之念，誠當今勇義之士，行千古不敢行之事。若此見殺成仁，是得令名矣。昔武侯七縱七擒，今放汝歸湖，朕當遣人徵討。」說未完，早有兩旁武士刀斧鞭鋼，廳前護衛槍戰撓鈞，白森森齊欲向楊么、郭凡身上擊來。高宗急忙喝住。因使內侍取酒，賞賜二人。不一時酒到，取了金甌在手，使內侍斟滿，道：「喜汝忠直，喜汝果敢，喜汝豪俠，賜汝甌酒。」說罷，遂遞過來。楊么笑而不接。高宗知其見疑，遂笑自飲乾，復使內侍斟滿授來。楊么方接飲而盡，因對郭凡道：「人言泥馬渡江，果有梟雄之度。偏業有餘，心中暢快。」便連飲三甌。高宗見了，不勝歡喜，向郭凡說道：「不期汝以醫術來諫君，實亦可喜。」遂賜三甌。郭凡飲過。高宗因對楊么說道：「汝既具此忠勇，何不歸事朕躬，作一良臣？」楊么笑道：「自古忠良皆遭奸佞之手。今楊么非不愛君，向有兩事在心：朝有奸佞不歸，無人能勝楊么者不歸。今奸佞滿廳，此身未敢可許，陛下若能誅秦檜等，么必願為良臣；再有人以力屈服楊么者，亦願為良臣。如其不然，非所願也。」高宗大喜道：「汝今速去，朕當去佞，遣人招汝。」遂攜了二人道：「朕自引出，當使前去無阻。」遂相引出殿來。早有文臣武將俱來遮道，高叫：「陛下不可放走逆賊，當寸磔市朝，以警內外。」高宗道：「朕已赦之，當令生還，已有相成，有時歸朕。」一時文武盡皆斂手。忽有飛報入朝：「有一黑漢，自稱洞庭湖大盜，殺人秦僕射府中，與家將力鬥。」說未完，忽又報來洞庭湖全夥入城。楊么笑道：「請陛下勿憂。么去即當喝退，決不傷陛下城中一草一木。」高宗大喜，用手揮之而去。

原來當日君山弟兄送了楊么下山以後，又知馬靄跟去，眾弟兄在山無事，只快樂飲酒。一日席間，便有的問袁武，有的問何能，有的問賀雲龍，道：「你三人一個稱是『前知神』，一人稱是『廣見識』，一個稱是『活神仙』。可曉得楊么哥哥這一去，是恁個模樣，可有甚禍福？」袁武、賀雲龍聽了，點頭道：「我今若是明說，只道後說的襲了前言；若是悄悄說，卻是人眾，不如各寫在手掌中，一齊開看何如？」眾弟兄齊說有理，使人取出筆硯來。袁武便推賀雲龍先寫。賀雲龍向手中寫就，袁武也自寫完。何能道：「二位哥哥皆有數學，能知其中詳細。兄弟實是不能，只好裁度事宜。」遂也寫完。三人一齊開放。只見賀雲龍掌中寫的是「直諫高宗賜酒」袁武的是「歡然暢飲三甌」；何能的是「我今識見如此，還宜接應無憂。」眾弟兄見了，一時驚驚喜喜。王摩大驚道：「哥哥吃了高宗的酒，便是降宋了。眾兄弟快同俺去奪他回來！」說罷，便要領眾下山。賀雲龍忙攔住道：「二頭領不必著急。喜得不曾殺奸佞，焉能歸宋？」袁武道：「哥哥決沒此心，不久就回。」王摩道：「哥哥便沒這心腸，俺們也放不下。」袁武道：「何能主意不差，只索大家去接應回山。」賀雲龍道：「要去，要去。若不去，黑瘋子難脫，便又要遭劫。等後日午時下山吧。」王摩道：「要去揀恁時日？」袁武道：「二頭領且自從容，雲龍哥哥已有定理。」王摩只得按捺。

到了這日，將山寨交與黃佐、郝雄、張杰，一眾弟兄上了輪船，不日離了楚境，走入彭蠡湖。依舊賀雲龍在船，袁武、何能領眾上岸。由饒州一路，不一日將到臨安。袁武遂揀了幽僻山中，使侯朝、柳林、勞捷、羅英、游六藝、滕雲六人，扮作官職模樣，屠俏扮作眷屬，其餘均是軍漢跟隨；又使王信將藤纏鐵棍挑了一擔行囊，內中俱有器械。到了近城，僱了七乘轎馬，約了會處，各自入城。正陸續走到朝門外，兩旁有許多軍將洶洶，忽見楊么、郭凡在內走出。王信忙打開信囊，眾人各取器械。王信拿著鐵棍，趕上遞與楊么道：「眾弟兄俱來接應哥哥。」楊么見眾弟兄俱在面前，忙大叫道：「眾兄弟不可動手傷損城內寸草，快同去找尋馬靄！」遂問了路徑，低頭前走。眾弟兄一齊跟去。

原來這馬靄遠遠尾著楊么、郭凡，看他二人走入城內，緊緊趕入。二人只在前走，不期城內人多路雜，三四個彎曲，一時不見了二人，他便橫衝直撞起來。霎時衝跳了幾條街巷，只尋趕不著，便焦躁起來。摸出板刀趕跳上去，捉倒一個人，拖翻在地，一腳踹著，搖著板刀，喝問道：「灑家問路。兀曾見兩個鳥師父恁路跳去？」那人已嚇得半死在地，只雙手亂搖：「莫殺！」聽見問其師父，忙指說道：「才有幾個走入前面門樓內。爺爺饒放我去！」馬靄笑了一笑，便趕到相近，立著道：「怪模怪樣，撞入恁地大屋。只觀呆鳥兀誰先出？」便立了半晌。不見出來，便焦躁道：「恁賊醫，乾這樁買賣。怪鳥眼會觀婆娘，只勾來躲人，恁地不出！」便吼一聲，撞入門樓內，早嚇得一眾管門員役，往內逃奔。他便趕入閃立。只見滿堂上擺得花花綠綠，許多穿紅執笏的在內。他便又吼一聲，躡跳入去。嚇得這些穿紅執笏齊伏在地，口內不知嘈些什麼。不期內中有個穿紅大膽的，急忙右手執劍，左手托碗，向他大喝道：「我乃九天門下真君弟子外道法師，在此立壇上表，法遣上天下地神將魔君、九州十島仙眾道家。你是何山黑怪，那洞妖邪？不遵法令，擅入神壇，顯形恐嚇眷屬！速退速退，打入陰山黑背。吾奉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敕。」念完，便一口法水噴來，將劍揮砍。馬靄大怒，只一板刀砍去，早已做了兩截。便大笑道：「瞎鳥眼賊道，認灑家是鬼，可不晦氣！」又要來砍殺眾人。眾人見他說話來，方知是人，忙一齊磕頭，哀求莫殺。馬靄一時手軟，笑喝道：「兀多賊道伙，白日做恁鳥亂！」眾人道：「只因官家患病，秦太師請眾做四十九日醮壇，祈禳保佑。」馬靄又笑喝道：「恁個秦太師，敢便是砍倒地瞎呆鳥！」眾俱不敢做聲。馬靄便將板刀搖晃道：「兀地沒糟！」眾人害怕，只得說道：「砍倒的是我們師父。做醮事的，便是當朝秦僕射相公。」馬靄瞪了一眼，喝問道：「兀的敢是壞宋家、弄奸害好、賊撮鳥秦檜？兀的可是鳥屋？」眾人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說未完，趕入百餘名家將，殺入堂中。

原來這秦檜喚二十四名道士在家祈保，聞得高宗病體漸愈，不勝居功。這日忽聽見報入，說法師遭了天神天將臨壇，不勝驚喜，忙來伏在屏後竊看。忽見砍殺喝問，方知是強人。急忙轉身，傳令眾家將擒拿。眾家將便從外殺入。馬靄見有人殺來，大叫一聲：「洞庭湖全夥好漢入城！」便就地砍殺。眾家將抵敵不住，一齊退出門外，攔住出路，一面報知秦檜。秦檜著人飛報入朝。這馬靄見人退出，道：「呆鳥跳躲攔路，灑家只砍殺入內，不留秦檜一窩老小。可不替哥哥殺這奸佞，老馬第一功！」便一路砍殺入內，只殺得靜悄，便從後面放起火來，只叫快活，又來前面放火。不期楊么帶領眾兄弟，在門前殺開家將，拖出馬靄，一齊出城。眾家將連忙追趕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眾天罡齊會面，兩弟兄大驚傷。